

劉甫澄先生逝世前後

西南一柱摧崩紀實



MG
K825.2=6
7



3 1760 9008 6

揭開十年來的謎！

曾偉瀾
陳華生校

現在是一個甚麼時代呢？一般的說：是原子時代，科學競爭時代。但是，在我們這個國家，很多的人都會感覺到，是一個黑白不分，是非顛倒的時代。

我們爲了挽救人心，振奮人心，在快要實行憲政的時期，肚子裡藏了十多年的故事，有非揭發出來，供獻「主人翁」的必要，但我得首先聲明：第一我是老粗寫文章是搞頭一次，只可以說是，寫一篇故事的水賬，只有赤裸裸的事實，莫有詞藻的粉飾，前後有不關聯，辭句有不妥當的地方，要請讀者原諒。再者，這個故事的中心，是一個死了十年，在中國政治上，不大不小的人物。而他今年，正是死後的十週年，我不是替死者宣傳，而是受了良心的驅使，我希望不會有人罵：這小子看法幣不值錢了，捧死人的場，想拿冥鈔津貼，好了就此煞着，閒話少說，書歸正傳：

抗戰第一年，在漢口萬國醫院逝世的，四川省政府主席，兼第七戰區司令長官，劉甫澄氏（湘），說起來國內人士，大概不是陌生的人物，當其死後的第二天，全國各報紙上，在國內新聞版上用大字標題，披露出來，於是乎謠言就隨之而起，有些另外含有作用的人，便惡意宣傳，就是韓復榘的伏法，畏懼而死的，有些人說是中央指使醫生，用毒藥謀殺的，後一說以四川爲最甚，並且在勝利後的兩年以來，上海的小報上，仍然常在翻這老案。

其實：以上兩種說法，都是捕風捉影，毫無事實根據的，固然：劉氏過去對中央的措施，有不盡同意的地方，有些時期，是不免小有磨擦的，即如在塘沽協定以後，對外關係，好像已經鬆弛了點，一般



228165

看內、財的人，便擡出了，先安內後攘外的口號來，而劉氏則認為，惟有攘外纔能安內，歷史上的大政治家，都是運用對外事件，來挽救國內的危機的。他對於對日外交的準備論者，雖會嚴厲抨擊，然而他的觀點，是以顧全大體，不對消自己的力量為原則的，根據他過去的政見，是一個團結國力，共同對外的，對日主戰派，當然莫有和日寇妥協的可能，百戰餘生的軍人，膽兒那有這樣小，聽說別人槍決，便會駭死，這種說法，不但是厚污死者，其污蔑技巧的拙劣，亦幼稚得可憐。

至於醫藥謀害之說：第一、可以把萬國醫院的規則來證明，他是教會辦的，規模最大的醫院，擁有英美法各籍醫生，用藥必定是院內的，私人醫生的處方，必須由院內醫生，重行診斷後審定，纔得發藥，並且，要由院內西籍護士，照料服藥或診行注射等手術，以盡到完全的責任。自帶的醫生。雖是由中樞某人介紹，可以說，完全是善意，莫有做手脚的可能。第二、劉氏的病根，是起源於民國二十年以前的，先後發了五六次，治好以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年，只要過度的興奮與疲勞，或是飲食不慎，便又會復發，發時的病狀，都是非常危險的咯血。最初重慶名醫吳天民判定，為「胃潰瘍」，先頭幾次，都是他治好的。逝世的一年以前，復發的一次，是由中樞某人介紹，上海名醫牛惠霖治好的。當他臨要轉滬時，曾經有一個囑咐，如果能長期間休養的話，三年內可以告痊，如果仍然處理繁鉅的工作，也許一年內就可復發。劉氏的病，這次雖然好了，但因胃臟神經的牽掣，右手已不能在自己衣袋內取物，和結鈕扣，上下階梯，則須人扶持。在一二八戰事發生以前，劉氏到首都參加國防會議，會在中央軍校參與陸大第X期畢業禮，全體皆係武裝、短服，他一人是便服長袍，並且是由侍從人員扶上主席台的，當時有許多人見到，感覺奇異，這可證明，劉氏的體力，始終未復原，而是抱病從公的。第三、劉氏在七七事變以後，對中樞有很多公忠體國表現，外邊人雖不明瞭，而中樞自 最高統帥以下的大員們

，都是明白的，並且在國際政治，逐漸清明進步的情形下，謀害等的卑下手段，許多年來莫有人用了，何況是堂堂的國人公認的，最高權力機構，那會出此無聊的下策呢。

政權轉移間的微妙因素

我們把前兩項謠傳分析清楚以後，再敘述劉氏逝世的前兩年，四川和中央，一些錯綜複雜的關係，以證明劉氏先後顧全大局的苦心。

四川：在劉甫澄氏，僅能控制一部的時期，（民十五年間）已經是掛起青天白日旗了。爲了表示對國民政府的擁護，在北伐和剿匪各戰役，會幾次應命出兵鄂西，民廿二年以前，四川的軍政，在公文程序上，是受國民政府的節制，中央頻年忙於平亂剿共等工作，對四川軍政財各項，是無暇過問的，劉氏乃得與川中諸將領協商調整，使川局趨於統一，其間雖然有軍事上的紛爭，事後皆得諒解，重歸於好，這是四川政治上的特質，他莫有某一派的絕對生存與消滅，只有勢力的大小，終歸於大家有飯吃，而走在妥協的一條路上。

民廿一年，劉氏受任四川善後督辦，兼省府主席，算是結束了四川廿年來的內戰，從事於復興與建設的籌劃。可是造物是殘酷的，牠不容許四川人民有長時期的休養生息，剛在廿三年春季，劉氏所主持的全川建設會議舉行以後，共產黨便發動了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，戰事由川北西繞到川南，中央直屬部隊，便是這時隨匪追擊入川的。共黨由川邊斷絕人烟的草地，竄到西北去了，中央部隊，便駐了下來。最初入川指揮剿共的參謀團，也改爲委員長行轅了，重慶附近，和川東一帶，劉氏所屬的部隊，大都與中央軍合駐。兩個「歷史」「語言」「生活」不相同的部隊混在一起，士兵和下級幹部，總是有

些不協調的。由小磨擦以致於大磨擦，日勝一日，加以別有用意者，又復故意造謠挑撥，以致客軍與川軍，感情日趨惡劣。劉氏得到部下許多報告，都是極力的抑制他們，嚴飭他們忍讓，並且一面與行營負責人員，接洽疏解。這種一張一弛的軍政磨擦的局勢醞釀，一直拖到「七七」事變發生，川康軍隊，舉行第二次裁編後，才稍見清明。這種清明局勢之能够得到，莫有發生不幸事件，完全得力於劉氏的頭腦清楚，判斷正確，處處以顧全國力，盡量容忍所造成。這期間，實在經過幾個緊張危險的階段，把他寫在下面：

「天災建設。可以抵抗武力，」廿五年秋季起，一直到廿六年春季，四川全省，除川西南一部而外，其餘各地，都鬧旱災，重慶一地，每天即有幾百災民的死亡，上海各報，都曾披露，並發起救災運動，四川省政府，除派員在洞庭區，採購大批食米，運以救濟外，一面派軍隊幫助人民車水，種耐旱物，一面又呼籲各方救濟，即在此一時期以前，謠言四起，不是說中央軍要消滅川軍，即是說川軍要驅逐中央軍出境，以致重慶以下各縣的中央部隊，黃昏時即「派出警戒」，「斷絕交通」，成都北校場軍二分校，亦構築「礮樓砲壘」，並在其附近的廟宇，文殊院內「挖築地道」，即與劉氏寓所，距離不到二百碼的行營辦事處，亦修築臨街砲壘，如臨大敵，劉氏得悉後，一方面派人向行營負責人員解釋，一方面又嚴令所屬，盡力容忍遜讓，但是某一天，得到部隊專人飛送的一件告變報告，同時偵察電台，截到轟亂者的電文，事實亦復相同，劉氏對如此嚴重的情報，不能置之不理，乃召集高級幕僚人員，舉行臨時機要會議，劉氏首先徵求大眾的意見：和平的，有主張先將重要補給倉庫，移到泯江西岸，逐步抵抗的。有主張將全部集中泯江西岸，進行政治談判的。激烈的就主張先人一着，出其不意的。當時情形，相當緊張，好像孫子兵法上所說的，戰爭未開始以前的廟算，然而，在最後劉氏提出，他個人的意見

時，真是使在場的人，出乎意料以外的張口結舌。他決定對這件非常嚴重的事件，處理的原則是甚麼呢？

(一) 擴大救災運動與救災宣傳。

(二) 加緊實行建設計劃。

初說出來的時候，使聽到的人，如墮五里霧中，但是他繼續加以說明後，大家也認為只有這樣，纔是上策了。他說：四川人民，在剛經共禍，喘息未定的時期，又遭受嚴重的天災，實在再經不起兵亂了。在災情慘重的現狀下，我們萬一遭受侵害，只要把野心者的陰謀搗穿，誰也當不起乘人之危的公理制裁，何況華北風雲日亟，（這時冀察偽政府已成立）如果我們把自家的力量對消了，真是給日本人造機會。再其次：我們盡量的，從救災與建設兩項為力，即可以「安定人心」，「肅清謠言」，中央如有所聞，必會制止不法行動，即使他們必要這樣做，我們的部隊，向山岳地區退讓，即使吃點小虧，也算是顧全了大局，顧全了國力，這件事，經他這樣的處理，纔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輕輕的渡過。

在上面一段期間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氏，曾一度訪川，與劉氏晤商時，劉氏將他的建設計劃。和教育計劃，向他詳談，張氏對於省外一切的傳說，乃恍然有人故意的惡意宣傳。他曾獎譽劉氏，為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，當其赴成都分校去講演時，會提到對劉氏的觀感，認為省內外的一切無稽謠言，是不足信的。可惜分校負責人，成見很深，張氏這種化乖戾為祥和的談話，他仍然用另一種談話，去把學生們隔離起來。

「愛護領袖，也要遭受妒嫉。」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夕，劉氏正以小病初愈，在大邑安仁鎮故居，作短期的休養。晚間得到綏署高級職員，由電話報告，說是消息傳來以後，人心甚為不安。劉氏當即決定

，次晨轉成都座鎮。到後他研究各方情報，認爲張楊不致於冒大不韙的，只是少數過激份子，衝動一時的行爲，當會召集行營辦事處雷高級參謀，軍委會特務團石團長，分校李主任，告以領袖絕無意外，慰勉他們善爲約束部下，卽有不測，中央還有許多大員負責，大家都要聽候中樞的指示。這時他們未免有些張惶的措施，會有人向劉氏報告，他說易地而處，他們的戒懼，是必然的。只要地方部隊平靜無事，他們自然會安靜下來，同時劉氏對自己的部屬，會感慨似的作如下的談話：一個爲世界公認的合法政府的組織，和一個國家領袖的形成，不知要犧牲若干人的生命財產。我們對於已經有了的政府和領袖，不去擁護他，等於是自己輕視我們的國格，將繼續使人民流離失所，繼續犧牲若干人的生命，淪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。即使說蔣先生的措施，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，然而環顧國內，比他更高明更傑出的人并不多見，并且要重新釀成紛亂呢！當中樞頒佈討伐令時，劉氏認爲投鼠必須忌器，我們用武力去壓迫綁票者時，他會迫急而撕票的，他極力主張，爲「顧全領袖」，「顧全大局」，務用「政治方式」解決，他這種見解，可以說是，非常正確，而真正愛護領袖的。然而事後還有人說，阻止對張楊用兵，卽是爲賊人張目，真不知造謠者用心何在，試問這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，是不是仍然用政治方式解決的，我想這些說法，究竟是否，中樞大多數要人心裏，應該明白。

「顧全大局，忍受裁編。」中央對四川的統制，是以經濟爲第一歩的。自從財政部在川設特派員公署，把四川省政府，早期發行的糧稅契券，以低價收回後，便劃分省庫國庫，緊縮軍政開支，在剿匪軍事結束以後，爲了適合預算，各部便舉行了一次自動式的裁兵，編餘軍官，一律送軍校成都第二分校受訓。到了二十六年春夏之交，中央又提出了整編川軍命令，軍政部長何敬之氏，并於六月尾赴重慶督導，訂期在重慶召開整軍會議。中國的軍人，大都是職業化的，離開了軍隊，便莫有甚麼工作好做，劉氏

部屬，爲了生存關係，不願意受宰割的心情，大概是有的。然而陰謀者又乘中央與地方局勢緊張時，製造謠言，謂劉氏已準備作戰，決不致赴重慶參加會議，雙方部隊的幹部，亦惑於此種謠言，秣馬厲兵，躍躍欲試，劉氏則始終本着國家至上，顧全國力對外之精神，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外，如期毅然赴渝，並於會議中，接受中樞所提整編方案，在會議尚未終結時，蘆溝橋事變即發生，多數人均以爲劉氏必趁此提出撤銷前案之議，劉氏部屬亦有此種主張，但他的答復是：對日戰爭，是全國上下的事，我不高興別人趁火打劫的行爲，我也不願意對他人趁火打劫，除了中樞認爲對日戰爭需要大量兵員，自動收回整軍議案外，我仍然要忠實的如期履行，結果劉氏遵照議案，將所屬的部隊，每旅內三個團縮編爲兩個團，編餘官兵，一部查遣，一部改爲保安隊，當劉氏執行裁編命令時，幾乎有兩夜在金花橋別墅失眠，將編餘的番號姓名寫好了若干次，寫了又圈，圈了又寫，全是自己所愛護部屬，究竟去誰留誰呢？情感與理智的交戰，真是煞費腦筋，有時擱下筆來長聲太息，在走廊上徘徊，因爲裁編的事，如果稍有不當，即可引起意外事件發生，至少亦會引起一部人心不安，他所以要離開省會，也是避免部內人員，有情感作用之建議，乃一人赴鄉間，用「冷靜」「公正」各方面都要顧全的方法來處理，我在這時覺得一個主管之不易，很幸運自己，只任了一個中級官，不知要少若干麻煩，他在決定了夫留以後，又考慮配撥部隊，主管與部下個性的是否相合，在歷史和私人感情上，有莫有合作的可能，始行轉佈中央命令，督導實施，多數新編成的旅團，都是九月初川軍動員，在重慶集中候補東下時，纔與新配撥的師團併合，所以初期參戰時，很多士兵和下級幹部，還不認得他們的師旅長呢。當整編期中，編餘的士兵，被遣送回籍時，他們會有一句這樣的幽默話，自從當兵莫有誇過，（誇即下台失業之意）這次當兵也誇了，誇了。以上三項事實，足可證明劉氏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，是值得代他表彰出來，爲一般只顧自己

爭權奪利，不管國家人民死活的人借鑑的。

與世長辭的一瞬間

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這是在劉氏逝世後，我們從他床頭檢點出來，不知他在何時用紅色鉛筆，在信箋上寫的兩句弔諸葛武侯的古詞。他的自信力很強，對於嚴重的病情，莫有一點死的恐懼，死的感覺，但他對於潦倒病林的生活，有一種苦悶與不耐的心情，每聽到前方的戰況，恨不得立刻馳騁疆場，一盡精忠報國的志願，這是在無可奈何中的一種發洩，誰知竟成了最後的遺囑，這遺囑曾經治喪委員會影印，附在訃告裡面，現在我再把他舊病復發的原因，臨危時的情形，在悲悼的回憶裏，絲毫不加飾辭的寫在後面：

「請櫻赴前敵，永離故鄉。」二十六年的八月十二日，上海的情形，已萬分緊張了，劉氏這是正在首都參加最高國防會議，奉命立刻回防準備，一二八戰事發生以後，劉氏初期受到的任命，是總預備軍司令長官，曾作了一個對日示威運動的，全川一千萬壯丁總檢閱。對於部隊，除了照整軍案，加緊實施外，又擬訂一個短期抗日作戰教育計劃，積極訓練。隨即自動請纓，率部出川抗戰，奉准後並派任廿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因為部隊要完成整編與訓練，九月初第一批奉命出川的十二個旅，繼陸續向重慶集中，搭輪東下。劉氏將四川軍政，作一個戰時後方佈署以後，估計所屬部隊，大部已到達武漢時，即於十月八日，乘中航機赴漢口，駐德民飯店，接連幾天，召集待軍北上的部隊幹部訓話和會議，待部隊開始運動後，即乘輪赴首都，請示作戰機宜，並向有關各部，洽商交通補給各問題。又為減輕川民担負，請將作戰部隊糧餉，改由中央發給，故同行赴京的；有川公路局長，兼兵站總監的魏子鏡，及其參謀長，戴

高翔，川財廳長兼軍處處長的劉統琛等人。經過有名的產鹽地壘灘，正是菊黃蟹肥的時候，全體皆食指大動，主張嘗新，派人以一元五隻的代價，買了四十隻，在四川不易食到的美味，劉氏一氣便吃了四五隻，當時有人說蟹性極寒，有胃病的人，吃了是有妨害的，但是他對於身禮的自信心很強，認為無關重要，並因為確實鮮美的原因，引起趁此機會，多吃幾次的嗜慾。

「過勞與口腹，引起的病源。」到了首都以後，因為劉氏對於戰略戰術，都有相當精密的意見貢獻，統帥部便約他每天午後，參加大本營會報。關於國防交通很多問題，最高統帥亦示意負責人，與劉氏共同研究，提供意見。這期間，劉氏在感報知遇，與盡忠職守的前提下，相當的忙碌，白天要處理部隊行動的指示，及向各部院洽商，川省在戰時的後方交通、軍糧、兵員補充、財政諸問題，夜間參加會報，要到十時以後，纔得轉寧海路寓所，有些事件，本來駐京代表邱丙乙氏，就可辦理的，然而劉氏爲了節省間接處理所多耗的時間，很多事項，都是偕同邱劉魏諸人去接洽的。在這當中，經過了幾件比較重要的事體：「第一件」因戰況的關係，首都已感受威脅，有「遷都重慶」的擬議，但以過去曾經有不協調的痕跡存在，當局未便貿然向劉氏提出，示意當時的某部長，徵求劉氏的意見；誰知劉氏的反應，超出他們的想像以外，他不特不反對，並認爲早應該有此打算，要這樣纔能表示中樞抗戰到底的決心。（當時德大使已在醞釀和議，決定了這事以後，晚間返宿，非常的興奮，要我立刻擬電報，通知省府負責人秘書長鄧鳴階，綏署負責人總參議鍾筠猷。對中央政府遷移入川，予以全部的便利。對於遷移到四川的工廠，征用房屋地畝等，亦盡量協助，勿使稍有不滿的地方，以鼓勵後來的遷入者；保持支持抗戰的資源。【第二件】是：劉氏的部隊，因戰局的轉變，奉命由北戰場調南戰場。初期的任務，是要劉氏率部，負拱衛首都的責任，他得到這個重大的任務以後，除了立即決定部隊移動路線程序，電告前方負責

人潘仲三唐子晉兩將軍外，並立刻以盛旺的企圖。連日與幕僚人員，擬訂拱衛首都的作戰計劃。滿意可在崑崙龍蟠的金陵，四川健兒，可一顯報效國家的身手。但是部隊到達了浦口以後，又奉命改任外圍防禦。劉氏於奉命後的意見，是要集中兵力於泗安附近，待敵軍深入後，再攔腰殺入，予以致命的打擊。部隊已經開始照這計劃行動，到達指定位置了，隨又奉命進入太湖沿岸，國防工事線，對敵施行阻止防禦，一再的命令變更，使部隊疲於奔命，莫有稍稍的喘息機會，對於戰鬥力，是有影響的。而防禦戰的採取，兵力由集中而分散，失去了主動，是迭經轉移陣地的我軍態勢，最不相宜的，心裏雖然不同意，但是軍人是要服從的，只好依樣葫蘆，心裏未免苦悶。接連若干日軍政事務的繁忙，起居飲食又失了常度。（劉氏經常的習慣，晚餐在午後五時，九時入寢，自參加大本營會報後，要到十一時始能晚餐，十二時以後始能就寢）。再加以江南的美味：螃蟹的不斷享受，（本來同行高級人員，均會勸阻，他以為少食無妨，我們只好在共膳時用快速度掠吃，使他最多只能吃到二隻）積伏一年多的舊病：「胃潰瘍」便又復發了。

在十一月中旬的某一晨：劉氏早飯後，心胸即感不適，中午即發生嘔吐，初嘔吐的是剛吃下去的飯，接着腥紅的熱血，便吐了十餘口，這時人就昏疊了。當由邱丙乙代表，電話邀請鼓樓醫院的著名醫生前來診視，經過他的檢查與診斷，注射了針劑以後，并留下一服內服藥水的處方，派人隨同到醫院取用，他的判斷，只要夜晚莫有變化，病狀是莫有危險的，當夜的睡眠，果然比較安穩。但在經過幾天以後，病狀成了波浪式，有時很清醒，有時又昏沉發熱。這期間：最高統帥和現在的張岳車院長，以及很多中樞大員，都會親來慰問。可是；不多天，聽說敵人已到了蘇州，除了政府已大部分遷向漢口重慶以外，有資格逃難的人民，多已離開市區，向各地疏散了。廣大的金陵市區，已經行人冷落，舖戶大部閉

門，除了有時聽見小組巡邏的憲兵，稀疏的釘底皮鞋聲，打破這曾經繁榮的都市的沉寂而外，只有浦口沿岸，如蜂巢樣密集等候渡河的人羣。這時鼓樓醫院的醫生來說，他們的住院病人，多數已遣散了。醫療器材大部收拾，門診亦已停止，人員亦多數疏散，只留少數自願不走的，看護無法遣走的病人。他是要疏散的一個，關照我們另請高明。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下，找尋醫生是相當困難的。但因爲地位的關係，經邱代表多方托人，即刻便由某大員介紹，他隣近的一個德國籍的猶太醫生。診斷後，認爲可以負責治療。但在市面停歇的現狀裡，有些藥品，是無法購買的，需要易地療養。我們在劉氏比較清醒的時期，問他可否移到漢口養病，他堅持不去。並且要準備到蕪湖或溧水，以便接近部隊，指揮作戰。大家當時只好以目示意，不必勸他，引起他的煩燥。轉到室外，邱內乙氏便和大家商量決定，在必要時，用瞞天過海的辦法，離開首都。

緊張、嚴重的情況下，離開了首都。蘇州淪陷了。敵人的斥候部隊，已到宜興與長興之間，統帥部最後離京的大員，都關照邱丙乙氏，短時間內送劉氏到漢口養病。同時民生公司亦派了民×輪担任接送。船到了後，照原訂計劃用病床擡劉氏上船，只對他說橋樑破壞了，蕪湖要座船纜能去。在他的病狀，忽而清醒忽而沉迷的情形裡，又加以時有敵機的機槍掃射，和炸彈的威脅，兩天兩夜趕到漢口以後，大家纔覺得鬆了一口氣。此次同船的人數也不少，除了邱代表和侍衛股長胡尙武，率同一部所屬人員外，加上我們紀錄室的秘書參謀副官，再加上新民報的主持人陳銘德同他報館裏的職工印刷機等，滿滿的載了一船。德國醫生亦已同行，但是猶太人的算盤，畢竟是精明的，臨走時開了一大篇賬，甚麼特別掛號費，初診出診費，隨診旅行設備費，診所留置費等，一共要三千多元。在當時的幣值，竹槓是相當大的。我們以病人爲重，當然只有照付。如果劉氏在清醒時知道的話，他會拒絕僱用這醫生的。

到了漢口以後，進入預先訂好了的萬國醫院，住的是花園裡的一大間單獨病房。因為設備的完善，醫藥的充分，和環境的良好。劉氏的病狀，一天天有起色，有時已經可以起床稍坐，或是用人扶着走幾步了。這時劉氏的職務，已經由廿三集團軍總司令，改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。現在的參謀總長陳辭修氏任副司令長官。原廿三集團軍總司令缺，則由唐子普潘仲三兩軍將分別升任。部隊已佈防於泗安南陵大通貴池之線，阻止敵人的前進。

「身在病牀，心在黨國。」劉氏是閒不慣的，在每天來看他的中樞大員口中，得到大局情況，他便起念要針對當時的局勢，擬一計劃，貢獻於最高統帥。初期和本部幾個高級人員研究，繼後便睡在牀上，要我和秘書曹葆章兩人紀錄，他一句句的口述。整理好以後，又會交由立委王岷崙修辭，繕正後始托×××代為呈遞，這篇計劃，是用幕僚對長官，意見其中的作法。內容我大概記得：一是如何整理陣線，改綫為點，以節約兵力，抽調整理與訓練。一是交通工業，儘量後撤，俾免資敵，以保留長期戰爭之元氣。并建設長江木船，補助輸運。一是如何爭取最後勝利的辦法。其中理論少，辦法多，總在十五條以上。他在這篇意見書送出以後，凡是來着他的中樞大員，都要向他解釋，闡明他這意見書的重要，請他們在最高統帥前吹噓，促成他這意見的被採納。這事他同孔唐之、白健生、何敬之諸氏均會說過。而以對何說得最詳盡。他的病亦因為這次談話，時間太長，過於興奮。在何氏走了不到三分鐘，起而如廁，尚未扶他走到抽水馬桶邊，口內如瀑布般的嘔出血來，登時滿一痰盂。當時醫生來診斷即說，只有輸血看能挽救否？但是他堅持不採用這辦法。（當時貯藏血漿之法，尚未發明）因為他曾聽說過，輸血是相當危險的。如果血型配合不當，血管便會爆裂。同時他認為取別人的血，來補充自己，是不道德的行為。如是者拖延兩天，除了注射生理食鹽，葡萄糖等針劑外，又用養氣甯來補助吸呼。在這期間，部屬

中之高級人員，潘仲三傳真吾邱丙乙諸氏，和担任翻譯的，外交部祕書段茂瀾君，金城銀行京行經理王君，皆於晝夜在院守候。第三日經大家又再勸告劉氏輸血，他纔勉強承認。在侍從室一位參謀龔正乾的身上，取了兩磅合型的血液，開始輸入時，劉氏的血管已經縮小，缺乏吸收力了。在一個寒風凜冽，白雪悽飛的十年前的元月廿日晨間便結束了這：壯志未完的，一代巨人生命。臨危時，中樞大員中孔庸之馮玉祥等十餘人，均聞信趕到，作最後的一別，同聲太息與悲悼。逝世後，中樞撫念劉氏，對國家之勛勞與貢獻，追贈一級上將。（原敘二級上將）并明令國葬，除撥國葬費十萬元外，當時在漢口、重慶，所舉行的盛大追悼會，一切費用，皆由國庫撥付。國府典禮局，派員司理喪儀，治喪委員會，由軍政部長何敬之氏以下十數大員担任。子女教育撫養，亦由政府負責。以上這一段抱病的事實，和死後的哀榮，可以使一切謠傳，一掃而空。

人材主義與教育意義

劉氏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，初次和你會面，他的真摯和熱情，會使你覺得一見如故。尤其是對於他素來所景仰的，「教育家、文學家、科學家。」他莫有地方觀念的封建色彩，與小團體觀念。所以他的僚屬，包羅萬有。我會記得，有一時期他的另一批部屬，對於部內的國家主義派，（青年黨前身）或擊非常利害，劉氏召集他們解釋說：一個為國家人民服務的團體，應該有廣大的領域，以容納各盡所長的人材。譬如一個劇團，必須要生旦淨丑皆備，纔能把移風警世的歷史，動人的表演出來，即是四川說的俗話，一個人是唱不完一本戲的，何況我是用他們的本領，不是用他們的政治背景呢。經過他這種解釋，大家便將狹隘的心情轉變過來，很協調的各盡其本位工作。

劉氏爲了建設四川，多方托人在外羅致人才，他嚮往鄉村教育家梁漱溟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等的成就，一再禮聘電邀，結果晏陽初君，和他的助手來了好幾人。劉氏立刻組織四川省府設計委員會，聘晏等一行爲委員，由晏主其事，並派同來的陳開泗君，爲新都實驗縣長。雖因該地人民狃於舊習，收效不宏，但對於鄉村建設的重要性，各縣官吏紳耆，已得到顯明的啓示。

劉氏的不用私人，有一個顯明的諒例，如像他手創的重慶大學，聘胡庶華博士任校長，即完全是爲了使學生得到良好的教育，爲國家作育人材，全權的將一個東川最高學府，交與一個省外素無深交的學者去支配處理，對於用教育手段，去建立私人勢力者，是一個有力的諷刺。又如和他最接近的，管理機要的記錄室，可以說找不出一個他的親屬或同鄉。前屆負責人，是中央軍校六期畢業的三台人何炳文，他調升團長以後我纔去的。一個顧問是江西人，我則是雲南人，并且到川康綏署服務時間，僅在三年左右。他用人的標準，只要你有一種長處，而是能够確實做到的，便能破格用你，絕對莫有鄉親係派等界線的。有時，新派到部隊或行政方面工作人員，向他請求引用舊屬，去代替該單位原來的僚屬時。他必定向來人勸告，應該多練習使用不熟悉，無關係的部屬。這種作風，第一可養成用人公開的良好風尚；第二可使自己處理事務，加意小心；第三能增加你對於一切部屬的統禦方法；第四能使你對於人的辨別力加強。人非草木孰能無情，只要你以誠感人，就是你的敵人，也能够爲你所用的。他這些對部屬的箴言，也就是他用人的作風。他不但能重用一個關係不深的人員，而且對你能力有不够的地方，他還能耐心的教導你，改正你，我尙記憶着，初奉派到記錄室服務時，劉氏交了幾封信，要我照封面批明的意見，擬稿答復，送稿去核時，他認爲未達到他的意圖，當即向我說明，今後寫信，要注意下面四個原則：

(一) 致信與受信者雙方的身份。

(二)內容的重點是那幾項，應該如何立意。

(三)根據重點與立意，如何措辭。

(四)預想受信者得到此信後作何感想，如何處理。

他這簡單明瞭的指導方法，我在以後寫信，便很少有來二次的麻煩。這種揭揭後進，誨人不倦的精神，實值得我們欽佩與效法。

「教育是復興建設的基礎。」中國近百年來的積弱與紛亂，劉氏認為是教育與文化的敗落所形成。滿清開的青年讀書，為的是做官錢，大塊文章，是用來換取錦衣玉食，黃金屋如如玉的。辛亥革命後，雖有顯著的改進，但一方面對於東西學術，是整吞的，莫有一套適合需要，去粕留精的全盤計劃，同時我們的學者，在研究精深，登高一呼成名之後，很多也就走入仕途。做了官，或者做了官僚化的名流，他便把建立中國本位文化，和教育下一代，改進社會的心情，鬆懈下來了。政府當局，則以頻年變亂，經常忙於籌兵籌糧籌餉，對於最重要的立國基本，「戡亂弭兵」；「復興建國」的原動力：「教育」未全力以赴，以致日漸趨於癱軟之途，變亂衰頹腐化情形進無止境。他說：如果我們「挽救人心」，「振奮人心」，「改進社會」，「建設交通工業國防等等」，「不從教育着手，無論裝盡若干人力財力，皆會落空。因為自私貪污之風，已彌漫全國，表面的建國的一切施為，皆可投入私門，無補於民生國計，非從最基本工作做起，即或能將當前的撲滅了，新的不良的份子又會不變程式的繼續產生。他認為：教育改進的重心，應該成年與兒童並重，學校與家庭社會並重，政府官吏與平民並重。方法是具體的，實際的，如像生活教育由國家指定一項法律，規定全國上下，每晨六點鐘要起床，先由政府官吏做起以影響人民。成年人做起，以影響兒童。上下皆可互相糾正檢舉，再以法罰隨其後，凡轉移風氣，規定秩序

養成良好公民習慣等，皆如是辦理，一件求其澈底後，再陸續製成，簡單的、具體的、法律頒行，或比較每年一次的，新生活運動，更爲有效。

學校教育：爲使合於實際，對現行學制，有考慮改正的必要。我們知道，現在已經有多一個中學畢業生，即多一個失業者的問題存在，這責任不在學生本身，或教師與家長，因爲廣泛繁多的課程，不是我們的兒童把他學會得透，消化得盡的。故所以我們常常詢問到朋友親戚，在中學畢業的弟子的學業時，多數是每樣皆懂，一門不精的。要補救這一缺點，爲家庭環境，不能負損，子弟繼續升學的青年打算，他認爲如果初中起，即將求學的青年，分爲升學與不升學兩種，設置工農商等專科，（一般的職業學校是不夠的，且有多數不合實用。）這種分科，不是如大學，學的高深理論，廣泛的研究，而是實用的。使學農的：得到普通農業知識後，畢業後仍然回到農村去工作，改良農業。學工的：成爲一個智識工人，能以他學到的，去改良手工業，及研究輕重工業。其他各科亦復如是。則學生的家長，可依其經濟環境，選擇學校。不然的話，照現在的風氣和學制，學生在中學畢業後，莫有担任任何工作的能力，對勞動工作，和勞動的人，他還會鄙屑不齒，農村子弟，讀了書以後，便成了贗人。故所以近幾年的教育愈發達，都市的人口愈增加，農村的生產便愈減少了。工業和手工業的不能改進，也是同樣的原因，以致我們這以農立國的農家，常鬧糧荒。最簡單的東西，也要買外國貨。這一切的現象，是非常危險的。

「其次」：大學投考的資格限制，他認爲應該取消或改善，使家庭經濟環境不好，而有志深造的青年，能在工作中自修，儲蓄有錢時，不憑資格證件，只憑真實的學識，即可投考大學。使有天才的青年，不致爲窮困所埋沒，求學的機會均等。

「再次」：凡是請求到國外留學的青年，必須有先在國內服務三年的資格。不然的話，一些統轄子

弟，國內情形，一點不明瞭，或不知道我們需要的究竟是甚麼，多數都會把外國的東西，整個拾回來，他會認為甚麼東西，都是外國的好，而他學的一套，中國實在也用不了。而且多數富家子弟，取來的只是外國學校的文憑，這樣的繼續下去，國家每年費去鉅大的外匯，得的效果，是非常渺小的。雖然有許多有志投學的青年，在刻苦奮鬥的生活環境裏，求得高深的造詣，回來貢獻國家，但相形之下，我們總覺得有鳳毛麟角之感。同時政府的遺送留學生，應該與國家建設相配合，學成歸來，即根據其所學，分配工作，無使學非所用，或竟置諸閑散。

「掃除文盲。」他認為以政府的權力，來辦一項與人民有益的工作，是容易辦到的，教兒童方面，多設義務小學，規定及齡兒童尚未就學者，則處罰其家長。又依就學兒童人數之多少，以為地方官吏之懲獎標準，對於鄉村担任有工作之兒童，（如守牛羊等）則於夜課學校施行。對於成年男女，於鄉鎮保甲，多設義務夜校，以訓練壯丁的方式，分批編組集教。工廠工人，則責成廠方，組織夜校，業餘受課。他會有一個有趣的想法，他說：人總是愛好娛樂博奕，而厭棄工作與求學的。但博奕也有他的好處，如不識字的人，他學會了象棋，便認得將帥士相車馬炮等字，學會了麻雀牌，便認得一至九的數目字，和中發白等。如果設計一種麻雀牌，每一張牌上刊兩個應用字，三張聯成一句，為一搭，則一付牌上可以刊上二百多應用字，每三年更換一次，有五六年工夫，普遍的信函，和標語公告等，或許會認得了。他不是教育專家，他的見解，不一定是正確的，但他已經認識教育的重要性，而有一付改進教育的熱忱。可惜他的主張和見解，未能實現，齋志以沒，謹錄此一段，以供熱心教育的讀者們參考。

建設理論與建設的實驗

廿五年的首都之行，這時古老的金陵，一切的建設，已具備現代都市的規模了。劉氏除了對建設的

瀏寧，風景的欣賞而外，曾去參觀金陵兵工廠，和湯山炮兵學校等。臨走以前，對於江南的農村，也去作了一次短途的訪問。轉到了芙蓉城以後，聊天時曾談到此行的感想，他認為辛亥革命後，內亂莫有停止過，見到首都一切建設的進步，可以說，各主管大員，是費了相當腦筋的。但他對建設的觀點，有不同的地方。他說建設要得到實際的效用，第一是應該不單着重表面的，而要從基本的，發展民生的着手。第二要與國防及國民經濟相配合。第三要有遠大眼光的百年大計，不要只圖敷衍目前，用以上三項來做建設的最後目的，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，也總不致空費。我們知道強鄰日本，在明治維新以後日益強盛，他主要的就是建立了幾個大的國防工業，和交通機械工業。蘇聯的一鳴驚人，也是史太林積極提倡發展重工業，把毫無作用的黃金，在國內廢止不用，運到歐美國家去換了大批生產母機，關於國防民生一切需要，皆能自給，不像我們樣，甚麼東西都要向外國，用高價去買，而買回來的東西，不是舊的，便是失了時代性的。我們要挽救過去的缺點，要使建設收到實際的效用，兩位強隣，都可效法，計算一下，過去化在向外購買成品的財力，和做了一些不急要的建設化費，我想建立幾個相當規模的飛機坦克製造廠。火車輪船鐵軌製造廠，工業機械製造廠等，分頭進行，大概所差亦不大（劉氏當時在重慶瓷器口建立的鍊鋼廠，擁有三座巨形的電動新式鍊鋼爐設備，一般生產機械，和製槍砲圓鋼，飛機炸彈等皆可生產，全部設備，備費去百餘萬元，廿六年交與軍政部，改為第廿四兵工廠）。同時我們有了大的工業機構，便可容納及培養許多專門人才，今後可以隨時改進，過去雖然莫有這樣做，任何時期覺醒進行，都不會過的，因為一切交通工業國防建設，都是後來居上的呵！

「其次」：一切建設，着手之初，即應該有個經濟合理的打算。如現在的工廠，齊集在上海，及沿海一帶區域，這些地帶生活高昂，人工亦隨之昂貴，以高貴的工資，再加運費，運到內地各省，要增加

內地人民一筆担負，如果交通發生梗阻，更會使某些區域，有缺貨狂漲不安的情形，而萬一發生對外戰爭時，沿海一帶，都是最易受敵人威脅的區域，馬上會使生產停頓，或被集團毀滅的可能，根據上述情形，工業建設，即應該平均發展，或分在內地劃出若干工業區，現在雖已形成側重一面的形態，馬上計劃改正，仍不為遲。至於交通建設，如在經濟方面着眼，則應該先注重輸出生產品的發展，使我們的鐵路公路，大部為輸出品使用，不然的話，就只會便利外國貨大量傾銷，如像江南的農村，大多數房屋，簷口水簷都用洋鐵鋼皮，這項漏卮，未始非交通便利之賜，如在國防上着眼，則以在戰時動員集中，能得到最大的便利為原則，沿海的交通綫，很快就為敵人利用的，我不是反對建設沿海交通，而是希望不要偏重於某一方面，最好是從心臟發展到邊沿，並且要與國防民生，配合發展。

「再次」，劉氏認為世界和平，總不會長保的，每際相當的時間，必會有一次戰爭發生，我們為了在遭逢戰爭時，減少破壞的損害，我們的工廠位置，及裝置均應以軍事眼光，予以規定。如像金陵兵工廠新添建的機械廠房一部，它每一室的距離，不到十碼，負責管理責任的人，好像不知未來的戰爭是以空軍為主體，又不知飛機炸彈，和炮彈的破片散佈面似的。

實際上劉氏對四川的建設，無論在如何困難的情況下，他莫有稍事鬆懈，不過他是個埋頭苦幹者，莫有大吹大擂的提出來宣傳過，尤其是他莫有掩人之功，不犧牲他人以掩護自己之過失的特性，故所以只我們少數最接近他，最瞭解他的，纔知他是一個今世不可多得的完人，外界人士，對他的批評，仍是毀譽參半的。如像現在長江上游，運輸力最大的民生公司，很多人知道是由盧作孚氏主持發展的，固然盧氏是實業界的天才家，民生公司的成就，是他領導民生公司全體職工刻苦奮鬥，在抗戰前抵抗了日滯公司，和怡和太古，在長江上游航運的競爭。抗戰期中，担負了國軍在長江上游的主要補給輸送。也可

以說：他的成就，完全得力於劉氏的提携與支持。爲甚麼呢？

(一) 民生公司初期組成的資金，多數是劉氏鼓勵他的部屬投資，同時他又撥入一部官股。
 (二) 爲了使民生公司的發展，先後派盧作孚、何伯衡二氏担任川江航務管理處長，以政府管理航運的機構，去發展商業航運，他的成就就是可以預期的。

(三) 爲了交通建設，與四川整個建設的配合。又會派何盧二氏任四川建設廳長，盧與何是二而一的，無論何人負責建設責任，他們對於民生公司的發展，當然不會忽視。

我見到的以上三點，根據事實的紀錄。盧何二氏，或不會認爲有奪人之美的嫌疑吧！

四川出口貨，主要的是：「豬鬃」、「桐油」、「蠶絲」。劉氏爲了改良品質，增加生產，第一、在省會成都組織了科學化的家畜保育所，並在產豬最多的隆昌燒酒房一帶鄉間，設有分站，爲人民治療牲畜，並教導人民，防範家畜的傳染病，同時亦向國外購買優良品種，與原產牲畜，接配改良。第二、對桐蠶絲，均設有檢定所，用科學儀器檢定品質，以定其等級與市價，使農民能依照結果，以改良自己之產品。第三、在北碚組織有西部科學院，使熱心科學者，有自由研究的場所。對於工業建設方面，重慶的電力廠，自來水廠，土紡土廠，皆係官商合辦，還有一個全國僅有的商營軍火工廠，華西實業公司，他不單是生產民間自衛武器；對於農業機械的製糖機、碾米機、製麵機等，亦能大量生產。同時也經營建築工程，與土產改良及推銷。(該公司在抗戰時，爲軍政部製造機，每支價四百元，月生產四百挺)；這一些建設，劉氏雖然盡力支持與推行，但他從不操縱把持，踞爲私有。完全由盧何兩氏，與財政廳長劉航琛氏去協力規劃，各機構負責人，多係專家，從未滲入一羣非所用的軍人，可知他對於建設之重視與認識。

交通方面：成渝公路，是廿一年完成的，到過重慶的人，都知老鷹岩一段工程進行之艱鉅，而且都是永久工程的石工，不是敷衍一時的交通建設。成渝鐵路，廿四年即由川建設廳與法國銀公司談判，聽說當時的子金，只需年息三厘，其他條件亦甚合理。但不知當時的鐵道部，如何未准，劉氏深為惋惜，他曾說過外國人的物資金錢，是亂用不得的，稍一不慎，即會給下一代留下禍根，可見他對於這事的憂憤與眼光的遠大。

四川財政與私人生活

「民間的富源，是從那裏來的。」四川自古即稱天府，我們在抗戰時期，一般都知道增加了千萬以上人口，糧食并未如何恐慌。馮煥章氏發動捐獻時，很多縣份捐款數字，超過了許多省的全部。好像真是富裕萬分，鈔票可信手拈來似的。但是在實質上，他除了有崎嶇十二倍那樣寬闊的土地，日本全國那樣多的人口而外，他的富有，完全是四川人民刻苦勤勞所得來。他們的地土，雖然寬廣，遠不如江南的肥沃，每年豐富的收成，全是勤勞的人工做出來的。單只是四川的犍頭，比較江南農村使用的重要一倍，入土差不多兩尺深，不成年的兒童，或體力薄弱的人，便無法操縱。田邊莫有一根雜草，經常像刀割一樣的整齊光滑。田垠還夢種上豆類與雜糧。只要不是石質山地，他們都要開闢為梯田，除了好的天時外，完全靠人工來調節水量，可算得是：人無閑力，地無廢土。

但是他們的享受呢？像江南農村所食的白米，要逢年過節，纔有得吃，平常的主食，是隨着時令改變，大概總是番薯、包谷、（玉蜀黍）、葫豆（蠶豆）。他們雖然刻苦自己，然而多數人都是富於情感，有豪邁好義的天性的。客人來了，他會把喂了多年的生蛋雞，殺了來招待你。在市街上會着你，雖然他袋裏的錢，是大加一倍來的，也會紅着臉爭着會帳，在四川住過一時的人士，都有這樣感覺他們對抗

戰捐獻的踴躍，完全是愛國心本能的自動，絕對不是用鈔票出風頭。他們這種優勤，用之得其當，會源源的成爲國家供應的巨流，如果認爲是一塊肥膏，任意刮削，他會變爲有危險性的地雷地帶。劉氏來自農村，他知道四川表面上的富庶，完全出自人民的刻苦勤勞，他隨時都在注意，如何的去顧惜民力，雖在軍政各費，萬分困難的情形下，必定要省下一批錢，去做發展民生的建設事業。當時人民有時仍會感到負擔的重大，但比較現在似乎輕鬆得多。

「整理財政的一些措施。」有很多人嘲笑四川田賦，民國廿幾年便到了卅幾年，不明內容的人，當然要感覺到奇異的。其實這個暴露出來的弊政，正是證明了歷屆四川政府負責人對人民的負責。多用了人民的錢，對人民的債權，予以尊重。因爲他不是三兩年內一個軍政負責者的負債，而是辛亥革命後，廿餘年來，歷屆負債的總和。每屆繼任者，承認了連續下來的。

中國廿幾年的內戰，四川受政治潮流的激動，當然不會例外。軍隊多至卅幾個師，演黔直軍，皆會入川，就地補求供應，當時的直接稅、營業稅、征實、征借、征購等尙未發明，爲了維持現狀，安定軍心，故所以有了一筆很顯明的對人民的負債。但劉氏爲確立預算，減輕人民的負擔，在民十九年以前，他控制四川一部軍政時，便舉行了一次嚴格的裁軍，如現在川鄂邊區綏靖主任的潘伸三氏，他便是由任了七八年的師長，縮編爲當時的旅長的。其他由師縮編爲旅的，有六七個之多，他執行這一計劃時，意志非常的堅決，會有人表示異議，他立刻整裝歸田，結果部屬受到感動，大家趕到幾十里外去，將他挽留返部，他的裁軍計劃，纔得順利進行。他爲了人民，爲了整理財政，以去就力爭，這種不自私的風範，是值得代他表彰的。

劉氏廿一年兼主省政後，在剿匪軍事結束時，又舉行了一次自動的裁編，廿六年由何敬之氏督導的

一次，算是第三次了。裁軍爲的是甚麼？一方面雖然是貫徹中樞的命令，一方面也是爲了縮減預算。因爲有了財政特派員公署以後，便有省庫與國庫之分，省庫的收入，纔是供四川軍政開支的有了這種約束，收支當然不會平衡，爲了平衡預算，乃由劉氏屬下的理財專家唐氏，擬具計劃，取得特派員公署的同意，由唐氏以禁烟局長名義，進行鴉片公賣。這一項在四川省財政上的措施，是劉氏引以爲耻，也最痛心的一次，也是他先後執川政將及廿年最使人民失望的一次。初期唐氏貢獻他的計劃時，曾特別指出他的優點：第一、加重羈民的担負，可使他們逐漸的解除，對於實際的禁政，可收到無形的效果。第二、每月可增加三百萬的收入，以補救財政不足。第三、對普通的人民，并無絲毫的負担與干擾。但實行不到三月，已引起人民極度不安與怨望，而收入則僅抵該局的開支，在劉氏發覺下令撤銷時，則已經民怨沸騰了。這一個嚴重的錯誤，他每一憶及，尙滋滋悔恨，雖然責有悠歸，但他從未把責任推向承辦者的頭上，認爲自己的輕聽，應該負咎。

劉氏雖有整理四川財政，減輕人民負担的願望，但他不是理財專家，完全要靠他部下的兩位理財家的策劃。他的兩個財政方面的負責人，一個是北大經濟學系畢業的財政廳長劉航琛，一個是追隨了有年的軍需處長唐，前者是由劉氏尊爲師長的王芳舟氏，在省外特別羅致來的，他對整理四川財政，曾有過一些比較開明實際的辦法，如創設二五稅，發行糧稅契券，善後公債，整理契稅等等。又撥款組織官商合作實業機械，以其盈餘貼補財政上的赤字。劉氏常答之爲多寶狀元。聽說抗戰中的田賦徵實，也是他任糧食部次長前，向中樞建議的。後者是軍隊經理的有經驗者，他也懂得裁員、減薪、加稅的老方法，而面貌誠樸，頗得劉氏的信任，他的庸拙，確係事實。禁烟一案，大概他也是受人愚弄。然而他私人在這一次的收入，總是相當可觀的，總之四川人民，對政府的負担，有一部份是落了空的，但有幾件事實

，可以證明，劉甫澄氏，真有一文歸入私囊。只要知劉氏私人生活，和他逝世前的財產的人，便會瞭解他的清廉不苟，是確確可憑的。

「與平民一樣的刻苦嚴謹生活。」劉氏的簡樸，是四川多數人知道的，我記得在廿三年，成都青年宮舉行全川生產建設會議時，他穿著的是一件藍灰紡綢長衫，因為洗漿次數大概太多了的原因，拍照像印出來後，色調成了深淺不一的花雲。有人問他，他纔說這長衫，是廿年前結婚前後的故物，因並莫有破爛，所以服用了這樣長久。他的夫人劉周書女士，更是節儉有名的內助，官邸裏飲食人數約廿人，她的固定預算是一百元一月，劉氏薪俸的收入，每月一千四百元，（川康綏靖主任上將薪四百元，省府主席，兼職不支薪，津貼一千元）在她節儉的開支下，十數年間，劉氏雖絲毫不苟取，劉夫人的私蓄大概總不下五六萬元，劉氏對於夫人，有私下購置產業情形時，他總是制止改正的，他說：故鄉安仁鎮，有田地三百畝，已足夠他們三兄弟的子女教養了。（劉氏昆季共三人，氏居長二弟已早故，遺有子女三弟仍居家照料農業）如果多置田產，遺留給後人，是會頹喪他們的上進心的。因此劉夫人在經濟方面的打算，總是諱莫如深，我們所知道的，最大亦不過中人之資吧！

劉氏的全部財產，除了安仁鎮的田地三百畝外，該地的住宅，是楊子惠（森）氏任四川督理時，代為修建的。重慶李子壩官邸一幢，大陽溝住宅一幢，成都多子巷住宅一幢，南門外金花橋別墅一幢，這些房屋，莫有一幢說得上華貴，而用具方面，亦是最普通，最平凡的。以他在四川將近廿年的領導地位，其財產僅止於此，可以說完全過的是薪水生活。故所以他每在一次膺受新命決定編制與待遇時，他必定要提出，他應該得的薪餉數字，與高級幕僚共同商定這一點，和其他公私界綫不分的方面大員比較，劉氏是有點小家子氣的。

四川軍政各費，劉氏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是特支費。這筆款子的來源：一部是預算裡的節餘，（這種情形劉氏主持的省政，并不例外，廿五年的保安經費即節餘五百萬）及各種企業的官股息鴻利等。此款無須粘件報銷，只憑劉氏手令，即可支付。但是他除了使這筆錢，用於送往迎來的程儀，或部屬婚喪大故及老病者的幫助，或國外實業考查，及不能列入預算的特別津貼等。此外；他私人莫有爲自己的用途，而向公家支取這一筆錢。有時也取一二百元帶在身邊，但他的用途，是支給臨時到寓所請求補助救濟失業流浪者，或給殘廢士兵的臨時津貼費的。對於官商合辦的各種企業官股，大多是劉氏任廿一軍軍長時，在經費內設法節挪，投資取得股權的。繼後改任綏署主任與主席，此款不在省級兩署範圍內，劉氏有處理牠的全權，然而他的公私界線，是非常分明的。有一次他人將一筆股息送到寓所，由劉夫人手收後，他仍然要追回，送到管特支費的人員手裡。有時綏署庶務科代買應用物品，事後他必要詢問，整款已否送還，他的看法是祇有爲公事而在寓所舉行的宴會，所有的費用，纔應向公家領取的。劉氏的廉潔自持，除了前面述的房屋田產外，在他逝世的時期，雖然身後并不蕭條，但亦另無大的積蓄，然而在成都，而又常經過多子巷仁厚街的人，如果不明瞭內容，一定要說我真是瞎吹瞎捧，不得不在這裡加以說明。劉氏逝世後，所有部隊將來的補充，完全由中樞負責，他遺留下來，在重慶附近的軍火工廠，已無繼續生產的必要，二十七年乃由軍政部予以接收，但爲撫念劉氏對國家之勛勞，對於所有設備，全部均估價值給交劉夫人手收，以作教養遺孤，維持生活之用，劉夫人驟然增加數百萬金收入，故其生活，較諸劉氏生前，當然優裕若干倍。祇要知道此事，便可證明現在的狀況，不是在劉氏生前有的了。

劉氏是一個爲國家，爲人民忠誠服務的人，他對於自身享受，不特全不考究，有時爲了忙於公務，

飲食每每失時，以致種下胃潰瘍的病根，他的起居時間，大概是每天六時起床，七至八時散步十分鐘，即批讀重要公文信件，八至九時，閱讀摘要的各地報紙，九時早膳，九時廿分左右，到綏署辦公，至十二時午膳，十二時以後，到省府辦公，至五時退休，但很多時間，爲了公務的冗忙，要在七八時以後，纔離開省綏兩署的。他對於工作，比甚麼都有興趣，案頭是經常保持着不留積卷，日間如能按時退公，消遣的方式，常常是郊遊，有時亦臨帖習字，他認爲臨帖與郊外散步，皆足怡曠心情，尤其是郊遊，可使煩擾的腦筋，趨於寧靜。晚間返寓，除批讀信函外，大多數時間，均係閱讀國內外雜誌，有時亦讀通鑑，因此他常將歷史和當前的事實，提出來討論，他的評判，總是有幾分知道的，如像當時各省大吏，所感到恐慌的削藩政策，他認爲任何人主政，都不會放鬆這一施爲，因爲早已有臥榻之側，不許他人鼾睡。的歷史教訓，而歷代任何開明的帝王君主，爲謀百年大計，對他最有貢獻的人，也不會例外優容的。我們除檢點自身，健全自身外，對誰也不應該發怨。他這種嚴格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，對於我個人，好像有很大的啓示。我記得在夏季裏，我們祇要不出外，總是不着面衣，而單着襯衫的。他要分配工作給我，派衛士來叫時，無論盛夏，他必定着上他的長綢袍，我好幾次都是穿着襯衫跑去的，他從未改正我，但在多有幾次時，我好像已經得到一種啓示，便不自覺的，每次都先整理服裝，再去見他了。他對部屬的體貼，不給人以難堪麻煩。和關懷人民的生活，都有很多的事實。顯露他對人類的同情和愛。他有時感覺飢餓，需要飲食時，如果廚役不在，他只叫人在門前叫甜水麵或豆腐花吃了便算數，有時番薯洋芋等，亦可當點心。他最不願意麻煩別人，對於役人的享受，經常都是避免的。每週星期日，唯一的消遣，是漫遊成都附近的廟宇村鎮。新繁的龍藏寺，新都的寶光寺等，皆常有劉氏偕其夫人子女的遊跡，此種時期，即在郊外的小酒店裏用膳，也就是我們每週一次的打牙祭，（即吃豐盛的肉食）劉氏自得胃

病後，酒是戒除了的，同行只我一人吃酒，他每次必要派一兩種下酒菜，叫一壺酒，常在身邊的部屬，他對你的禮貌，不下於對一般賓客。潦倒十年的吳興濤，對於長官這種愛護的熱情，你必會感覺到，赴湯蹈火義不容辭。

在廿五年夏季，及廿六年初春，一段旱災期間，劉氏除了前述的盡一切人力的補救外，差不多幾個月裏，莫有一天有愉快的心情，尤其是每天起床前，第一句就問的是下雨了莫有？我聽了這句話，常感到造物的殘酷與無情。

談四川民族性

民廿九年，是劉氏逝世的三週年，同時舉行墓園落成典禮，參加的有行營主任兼省主席的張岳軍先生，和軍委會代表賀耀組，及鄧晉康主任，劉自乾主席等，劉自乾氏，是劉氏的長孫，也是四川軍政裏的傑出人材，他倆叔姪，雖政見各有歧異之點，但相互的，對於彼此間的才智，都非常的期許，他在紀念儀式當中，曾經提到「天下未亂蜀先亂」，「天下已治蜀未治」兩句諺語。他解釋的是：天下未亂蜀先亂，是川人有「先覺的革命性」，在某一時期，四川人覺得政治不修明，他會起來革命的；天下已治蜀未治，是川人有「澈底的建設性」，因為粉飾太平的建設，四川人是不會接受的，他這話裏，雖然含有點火氣與誇耀的成份，然而四川人的優點，實在很多，是值得向全國人士介紹的。

劉甫澄氏生前，常以自豪，因為：四川人民，有西南民族一般所有的熱情與豪邁，如像普及民間的哥幾組織。他可以使身無半文的人，遊遍全川，衣食住行，隨處都有熱情好義的人，為你解決。對省外客居的人，一樣的對你歡迎協助，決莫有排外思想的小家子像，尤其是對弱者扶持，與強者的抑壓。

3514

這些話，在四川住過的人，大概可以證明不虛的。我初到川東時，可以說是舉目無親，然而熱忱的朋友，在一見如故的氣氛裏，關於你應用的衣物被毯等，他們會一家一樣的給你送來。對日抗戰發生後，我遠在前方，父母均在抗戰期中，先後病逝川中，所有喪葬等一切費用和殯地，都是朋友們全力担負或贈送。並且爲了迷信風水的原因，他們會在烈日當空，風雨之下，在城郊數十里外，爲你選擇父母的墓地。這一些真摯熱烈的友情，使人會感激得流下淚來。我們在川時，又常見到部隊到達一地，地方人士立刻歡迎你的官長聚餐，送酒，慰勞營裏的弟兄們。但他們是不畏強暴的，只要你這軍隊，對地方有過份騷擾的情形，他們不管你有一個師或一個旅，會立刻集合成千累萬的民間武力，向你攻擊或包圍。我們這國度裏，有這樣勇敢熱情的民族，還不會早趨起於富強，實有點令人懷疑，但我會聽劉甫澄氏談到這一問題，他說四川人的聰明智慧，在西南民族裏，比較上不會後於兩湖兩廣的，在文學方面，遠代的眉州二蘇，近代的郭沫若等，文名都遍及全國，然而在軍事與政治方面，則從未出一個發動全國，領導一時的人才，這病源在那裏呢？無疑的每一個四川人，都有個性倔強的毛病。他們都很相信自己，而不會相信在川中有任何人，足以做他們的領袖，故所以四川有句罵人的俗話，叫做四川猴子服河南人牽，十足表現出他們所存在的特性。

在大家都不能已從人的情形下，無論省內省外鄉人，都是在言論方面，互相攻擊，當然不會有合作，或互相標榜的可能，有時你對一個向你開砲的人，問他爲甚麼攻擊你，他自己也找不到理由，他不管有理無理，總是一定的反對你就是了。

劉氏會以幽默的口吻，稱這種作風，爲英美議會裏面的反對派。我雖然是一個寄居四川的外省人，但我對四川好的印象，比任何一地爲深，在立意寫這篇論議與紀念劉氏逝世十週年的文字時，希望四川同胞自覺奮發的意義，比任何意義爲大。

2
0.70